



失败的狂热:鲍德里亚消费欲望的拉康式解读

孟泽坤,王 健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西安 710000)

摘 要: 对于消费社会中欲望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话题。鲍德里亚和拉康对欲望的分析是从符号秩序的角度展开,欲望受符号秩序支配且符号化,同时欲望的构建以范例为参照,主体欲望实为大他者的欲望。但是鲍德里亚未能深入分析消费社会中的“暴力”问题,故将暴力融入拉康的欲望图之中,认为暴力源自符号秩序的匮乏与对永远失落的欲望对象的替代性满足,并从实在界的角度为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辩证法作出补充。该研究以拉康精神分析话语解读鲍德里亚的消费欲望,为消费社会中欲望的阐释提供新视角,并回应鲍德里亚后期思想中主体消失的僵局,有助于更全面地阐述消费社会的欲望。

关键词: 鲍德里亚;拉康;消费社会;欲望;精神分析;物

中图分类号: B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2-0060-07

The frenzy of failure: A Lacanian interpretation of Baudrillard's desire to consume

MENG Zekun, WANG J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desire in consumer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Western Marxism. Baudrillard and Lacan's analysis of desire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ymbolic order, desire is dominated and symbolized by the symbolic order. In the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desire is based on the example, and the subject desire is actually the desire of the greater other. However, Baudrillard fail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blem of "violence" in consumer society. In this paper, "violence" is integrated into Lacan's desire diagram, and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violence is derived from the lack of symbolic order and the vicariously satisfied the forever lost object of desire, and it supplements the dialectics of desire in consumer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Baudrillard's consumer desire with Lacan's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re in consumer society, and responds to the deadlock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ubject in Baudrillard's later thought, which helps to explain the desire of consumer society more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Baudrillard; Lacan; consumer society; desire; psychoanalysis; thing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不仅从商品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固有矛盾,而且论证了消费是资本积累的必要环节。对

于消费与需求的研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话题,例如德波认为作为景观的商品“不断制造的伪需求来代替人类最初需求的满足”^[1]。现阶段,学

收稿日期:2024-06-28 网络出版日期:2024-10-24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XGH21034)

作者简介:孟泽坤(2001—),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王 健,E-mail:wangjian0501@163.com

界对鲍德里亚思想的研究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方面。其前期的思想关注“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着眼于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情况,通过对‘物’的分析,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对当代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思想做出了猛烈激进的批判分析”^[2]。而其后期的思想却做出了显著的转变,其“从延伸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转向逃离和颠覆,选择了一条主体消失、客体胜利的危险之路”^[3]。这种思想发展脉络的潜在逻辑在鲍德里亚前期有关消费社会的阐述中可见一斑,所以本文尝试用拉康精神分析的话语阐述鲍德里亚提及的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为消费社会中欲望的阐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且尝试用拉康的话语阐释鲍德里亚提到的“暴力”,发掘鲍德里亚后期思想转向主体消失与虚无的原因。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是本文研究主体欲望的理论资源。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物品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使用价值,更多的是符号价值,所以对消费欲望的分析也应在符号层面上展开^[4],但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此的阐释较为零散,未形成一个系统。拉康对欲望的阐释及其欲望图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体系。在拉康看来,对欲望的追求是在符号界上展开,而物成为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对物的消费成为了实现欲望的方式^[5]。当前,学界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其自身的文本为基础展开纵向研究,通常以物为出发点^[6]或以“超真实”为出发点^[7]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符号学批判,但缺少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与其他思想的横向对比。本文尝试用拉康的精神分析话语来分析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以拉康的欲望图为框架,更深入地分析消费社会中欲望的建构过程与欲望的实现方式,以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中欲望的辩证展开过程梳理出清晰的脉络,进而发掘出鲍德里亚发现但并未展开分析的问题,在指出其理论不足的同时用拉康的精神分析话语对其作出补充,为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中主体的缺失问题做出精神分析式的回应。

一、消费社会中符号化的欲望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体现为符号价值,消费是对符号化的物的消费。“依照鲍德里亚的描述,如果说前工业社会遵循的是对自然物(如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神秘崇拜,工业社会围绕着生产活动形成了资本霸权和商品崇拜,那么,今天消费社会的迷狂则是陷入了对于符号价值的崇

拜。”^[8]消费社会留给人的形象是“节日形象”,其本身无节制的特点营造出了用之不竭、丰盛的形象,物以全套或整套、丰盛与堆积的形式展现出来,人被全套的物所包围。物的丰盛使得消费的真相从获得物的使用价值转向获取物的符号价值。商品在消费社会中“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9]58}。消费的对象——物与使用价值脱节,物本身的价值集中在物的符号价值上,对物的消费成为符号化的消费。“进一步讲,主体与其消费对象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而是一个经过符号中介的间接关系。”^[10]符号化的物在鲍德里亚看来拥有能指与所指两方面。“如果我们把商品也看作是符号,那么它也有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所指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11]鲍德里亚不仅阐释了消费社会中的物如何符号化,物成为了消费社会中的语言,而且他认为符号在消费社会中从作为能指和所指的连接,转变到了能指本身获得优先性地位。“在以其自身为中心的畫面中,或者在以编码规则为中心的信息中,能指变成了其自身的所指,其中两者的循环混同是偏重于能指的,即取消所指的能指的反复叙事……我们便从以所指为中心的信息——过渡性信息——过渡到了一种以能指为中心的信息。”^{[9]115}

与鲍德里亚一样,能指在拉康这里也获得了优先性地位。拉康对于物的分析也淡化了物的客观物质属性和作为意义的所指,转而关注其在符号秩序中的价值,尤其是作为能指的意指效果。拉康曾举过白天与黑夜的例子:“我曾说到白天和黑夜。白天和黑夜绝不是能以经验界定的东西。经验所能指示的一切乃是光明与黑暗的一系列变化和转换,甚至是它们的脉动和替换,以及它们整个的转变。语言却是以对立开始——白天和黑夜的对立。一旦白天作为一个能指出现在那里,它就为自己获得了一种排列的整个交替变化,并将以此去意指极其多样的东西。”^{[12]167}也就是说,使用白天与黑夜这两个能指时,就不再与作为经验对象存在的白天与黑夜相关,能指与所指脱节,并且能指在叙事中获得了优先性地位。此时的能指是一个不表征任何东西的孤立记号,是一个脱离所指的独立能指,它指涉的不再是对象的在场,相反它指涉的是对象的缺席,所以拉康也称之为“它是一种缺席的记号”^{[12]168}。在拉康看来,能指成为了不表征所指的空洞能指,并且能指优先于所指。

在消费社会中,物成为了符号秩序里的能指,而能指的运作是受到符号秩序所支配的,对物的欲望也就成为了受符号秩序支配的行为^{[9]60}。同样,在拉康看来,能指的运作法则是符号秩序的运作法则,在符号秩序中能指的意指效果是通过差异性原则来实现的。拉康举例:在看到男厕所和女厕所门上的男、女两个字时,并不是这两个能指的所指阐释出了分开如厕的律令,而是这两个能指的差异指向符号化的社会律令,社会律令是分开如厕的真正原因,所以能指的意指效果的实现受到符号秩序的支配。

鲍德里亚和拉康对欲望分析的起点都是能指在符号秩序中的运作。在消费社会中,作为使用价值的所指在能指的反复叙事中被取消,物成为了纯粹的能指,消费社会中的物成为了能指链的一环。作为符号价值的能指占据主导地位,消费不是自为的、自主的和终极性的享受,而是进入了全面的、集体的和符号编码的系统。在消费社会中,对物的欲望成为了对符号秩序中能指的欲望,欲望的实现也因此受到符号秩序的支配,所以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本身成为了符号化的欲望,对欲望分析的场域也应集中在符号秩序中。

二、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构建

拉康在欲望图中从符号秩序的角度对于主体欲望的构建做出了阐释,这与鲍德里亚十分相似。拉康式主体通过符号界的语言秩序表达自己的欲望,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的主体通过能指一物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在消费社会中,主体被全套的物所包围,变成了纯粹官能性的人,其欲望在物所构成的符号秩序中得以构建,主体应当欲望什么问题被异化成了主体在消费社会中应当消费什么问题,主体对于大他者^①“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究竟想要什么”歇斯底里的质问也变成了“你到底想要我消费什么”的质疑。也就是说,物作为消费社会中的能指,是主体结构并表达自己欲望的场所,主体在消费社会中的欲望表达只能通过消费物的形式实现,物成为了主体实现欲望的全部媒介。鲍德里亚举例:在消费社会中,主体对于幸福的追寻被异化成了对幸福模拟物的追寻,主体期待幸福降临的方式如同美拉尼西亚人期待天上飞行的飞机降临的方式一样。美拉尼西亚人精心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期待真正的飞机着陆在他们眼前,消费社会中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精心布置了一套具有幸福标志的模拟物,并以此期待着幸福的到来^{[9]8}。

在全套的物的包围下,主体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寻找自己欲望的锚定点?鲍德里亚的回答是,范例是消费社会中能指的凝结点,欲望的构建方式是对范例或模范的认同:“和暴力一样,诱惑和自恋已经预先被某些范例取代了,这些范例是由大众传媒工业化生产出来并由可定向符号组成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类范例的实现中找到自己的个性。”^{[9]80} 范例作为符号的聚合,是消费社会中欲望构建的参照点,通过对范例的认同,主体结构着自己的欲望。这种范例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些领域,而是拓展到了消费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范例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消费方式。消费社会中的一切都被赋予了可以被消费的符号价值,无论是人的身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切,甚至是“最自由”的休闲时光都被打上了符号的标签,成为消费的对象。主体的欲望也从直接的对物的消费拓展到对身体的、关系的、自由的消费。“也即是说,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失去临在感和随意性的符号物并不能用来‘交换’,只能用来消费。”^[13]

至此,鲍德里亚与拉康一样在符号秩序范畴下用能指阐述出主体构筑欲望的场所与方式,但是主体为何要选择范例作为自己欲望构筑的参照?或者说什么为主体的欲望提供了保障?鲍德里亚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借助拉康的话语或许能梳理出他的思路。从拉康的视角来看,为这种消费能带来幸福做担保的是大他者。在主体构建自身的过程中,它要确定自身相对于大他者的位置,主体要知道自己相对于他人而言是什么。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弗洛伊德小女儿想吃草莓蛋糕,她并非想用草莓蛋糕这个幻想来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是她在吃草莓蛋糕这一行为会让父母感到深深的满足,这个幻想实际上是小女孩形成自我的尝试:她会令父母满意,成为父母欲望的客体^[14]。

鲍德里亚论述道:“没有一位女人,不管她如何挑剔,在得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的时候仍然感觉到不能满足自己个性的欲望和品味!……至于男人,尽管他考虑的主要是汽车完美的技术性能,他也会心甘情愿地去满足他妻子的欲望,因为他会为听到妻子称赞他的好品位而感到自豪。”^{[9]69} 从中可以发现,消费社会中的主体欲望的是大他者的欲望,主

① 在拉康术语中大他者即象征界,它对每个主体而言都是特殊化的。大他者既是就其根本的相异性与不可同化的独一性而言的另一主体,又在与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的象征秩序中作为中介。

体的欲望由大他者来保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尝试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消费社会中他者的欲望是对消费本身的欲望,主体的全部欲望被异化为对物的消费,对健康的欲望被异化成对医疗物品的消费,对美的欲望被异化成对化妆品、美容产品的消费,对知识的欲望被异化成对特定书籍的消费,等等。

更进一步分析,消费社会中的大他者不是告诉你去欲望什么,而是告诉你如何去欲望。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告诉你如何欲望的是大众传媒与广告。“在大众传媒的重复宣传下,商品的符号价值众人皆知,对品牌的了解成为一种常识,进而影响了主体对商品的选择和判断,这是话语的力量。”^[10]大众传媒与广告不仅传递出大他者所欲望的客体,更传递出获得客体的方式是对物的消费。这种广告是一种来自大他者的凝视,传递着大他者对消费者的期望,广告的内容可以理解为:去消费这些产品吧,为了使你成为你自己!大众传媒与广告是主体与能指接触的渠道,其在消费社会中的重要性在鲍德里亚看来甚至达到了可以构成伪现实的程度^{[9]117}。大众传媒为主体欲望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伪现实,伪现实成为了主体接受符号化信息的真实现实。大众传媒不是将主体的欲望锚定在媒介所展示出来的客体上,而是将主体的欲望纳入位于伪现实层面的符号化的空间之中。

从上述对于消费社会中欲望构建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和拉康都认为欲望的扭曲与异化恰恰是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起点,不应该简单地设想为消费社会扭曲了主体的欲望,将主体的欲望扭曲成了对物的消费,而是应该将其理解为欲望本身就已经扭曲。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欲望自构建之初就已经是异化的,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是以异化的方式构建。

三、消费社会中欲望的不可能

依据上文对消费社会中欲望构建的分析,由物作为能指所构建的符号秩序好像已经能表述出主体全部的欲望,但鲍德里亚也提到了丰盛社会中的暴力与混乱,同时注意到了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在物无法表达的欲望:“欲望所有的肯定性过渡到了需求和满足的链条之中,其中它根据一个受到指引的合目的性而分解——欲望的所有否定性则过渡到了无法控制的躯体化或暴力的表现之中。”^{[9]185}暴力是丰盛社会中代表性的混乱,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对物

的破坏这种有对象的行为,其特点恰恰是无目的和无对象的,是在安全的丰盛社会之中无法控制的问题。这种暴力是一种比发生在社会新闻中与大众传媒里被日常生活所吸收、消费了的暴力更加真实的暴力。在大他者看来,这种暴力是无法理喻的、与丰盛社会相矛盾的,丰盛社会中的暴力包含了破坏性、压抑性与集体逃避现实等形式。但是鲍德里亚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可以被社会回收的商品、财富或可以消费的文化符号,并没有对此展开结构性的分析,没有将其与符号秩序本身联系起来,也没有深入探讨丰盛社会中暴力出现的原因。借助拉康的欲望图可以为鲍德里亚的观点做出一些补充,解释暴力出现的原因和其与符号秩序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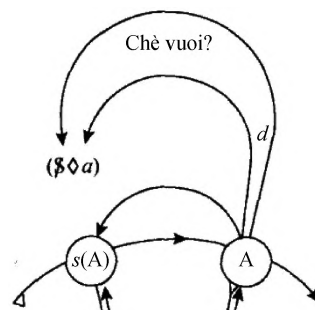


图1 拉康欲望图三

图1是拉康欲望图三的上半部分,其中欲望用“d”(图1右上方)表示,并且被置于他者结构的开口处,说明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但是欲望同时位于他者言语之外,是在符号界的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位置,说明欲望既在语言表达之中,又在语言能表达的边界之外。主体或大他者以幻想的方式回应了这一询问:\$ \diamond a\$ (图1左上方)。这一公式被称为幻想的结构公式,\$代表着被语言所结构的主体,对象“a”指永远失落的欲望对象,同时也是引起幻想的原因,“\diamond”是指欲望对象引诱主体展开欲望满足的幻想性场所。按照齐泽克对幻想公式的解读:“幻想呈现为对‘你到底想怎么样’的回答,呈现为对他者欲望的无法忍受之谜的解答,呈现为对他者中的短缺的回应……在幻想的场景中,欲望不是被实现、‘满足’,而是被构建(提供其客体,等等)——通过幻想,我们学着‘如何去欲求’。”^{[15]165}

在拉康看来,主体的欲望的成因是对象“a”,欲望的实现是在他者的语言结构中,但是欲望的真正对象——对象“a”是属于实在界的范畴,在符号秩序中去实现位于实在界的欲望的成因无异于词对物的谋杀,所以欲望的对象“a”总是在语言所结构的欲望之外、原初失落的,符号秩序的异化会使主体欲

望的完全实现陷入一种不可能性。对象“a”同时也是实在界的碎片,是与符号界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缺失”,作为一小片实在界碎片的对象“a”不仅是可以与符号界分割的一个对象或者客体,而且是符号界得以运行必不可少的构成性例外。而这种构成性例外本身就是符号秩序的产物,是一种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悖论性存在。齐泽克对作为实在界碎片的对象“a”的悖论性有过详细的阐释:“首先,实在界是符号化过程的始点、基础和根基,这是拉康谈论‘实在界的符号化’的原因。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实在界先于符号秩序,实在界是在自身陷入符号秩序网络时,由符号秩序在事后结构起来的。这是拉康的宏大母题:符号化是一个过程,它羞辱、排出、腾空、剥离活的躯体这一实在界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实在界又是这个符号化过程的产品、剩余、残余和残渣,是逃避符号化过程的残迹、过渡,因而它也是由符号过程制造出来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实在界是由符号界预设的,同时又是被符号界造成的。只要实在界的内核是原乐,这种二元性就会呈现出下列两者的差异:一者是原乐,一者是快感一者为快感之剩余。原乐是符号化得以进行的根基,是由符号化腾空内容、剥离肉体 and 结构起来的基础,但这个过程中又制造了残留、残余,这残留、残余就是剩余快感。”^{[15]241} 这种悖论性的特点从原因与结果两个角度阐述了欲望满足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让主体对晦暗不明的大他者发出了“Chè vuoi? (你想要什么?)”(图1上方)这个歇斯底里的询问。

鲍德里亚所提到的暴力是主体在消费社会中歇斯底里的质询。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表达并非像符号秩序中能指链的滑动一样没有裂痕,欲望在使用物的语言表达自身时也会出现难以言说的“d”,难以言说的部分作为丰盛社会中的混乱表达出来。暴力的出现源自符号秩序自身的匮乏,同时也是对于对象“a”的替代性满足。占据对象“a”位置的暴力,其出现原因并不是对于“丰盛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而是完全适应丰盛社会的不可能性,物所构成符号秩序不可能完全表达出主体的欲望。在消费社会中,物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部分对于图1的“d”,其表现是无对象的暴力,其形式既有对物质和文化财富予以破坏的侵蚀,也有诸如拒绝进行生产和消费投资的消极。两者都是对消费社会的拒斥,是对物的语言的拒绝,也是消费语言表达失败的表现。消费社会中的暴力是作为一小片无法符号化的实在界碎片,也是符号秩序的产物。消费社会中的暴力是消

费社会本身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消费社会中享乐与消费本身成为律令,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前现代社会中想象的乌托邦,反而使得疲劳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9]182}。消费社会中用作为能指的物符号性地构建人的欲望,使得人的欲望沉浸在对物的消费中,这种符号化方式本身带来了无法化约的暴力。暴力与疲劳也不是所谓的人的本性中恶的范畴显现或者在庸俗意义上理解的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驱力,而是消费社会中符号秩序自身的过度与剩余,是符号秩序自身的匮乏。

如同在图1中所标的大他者符号界中难以言说的“d”一样,无论鲍德里亚还是拉康看来,消费社会中主体欲望的满足都有着不可能性。主体面对无法被物的语言所表达的部分,向自己与大他者发出了质询:“你到底想要我消费什么”。主体为了回应这种质问,必须面对这个必定失落的欲望对象“a”,而主体在符号的层面上对对象“a”的追求必定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了欲望满足的不可能性与暴力出现的原因。

四、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辩证法

鲍德里亚对于欲望辩证法的论述集中在符号秩序自身,在他看来,消费社会中欲望的再生产是因为能指链本身的滑动和能指的差异性与相对性的制约。在消费社会中,物本身也暗示着全套的物,主体对于物的欲望不再是对物特定用途的追求,而是从物的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9]4} 物对全套的物的指涉使得主体从一个物走向另一个物,完成对一个商品消费后再去消费另一个商品,这种物与物能指上的链接使得消费社会中主体的欲望不会停留在一个单一的物上,而是不断走向对下一个物的消费。在主体与物接触的话语场所——大众传媒与广告中物也是指涉下一个物。广告所参照的不是真实世界或者真实的参照物,而是符号秩序的自我指涉,广告的内容是作为能指的物的相互指涉过程。大众传媒是消费社会主体欲望构建的话语场景,主体的欲望也会在大众传媒与广告的能指链滑动中不断地再生产。

能指的意义源自能指的差异性,消费社会中的

主体认同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差异性是社会区分的逻辑。不同的主体为了保持自身的差异性都会受到相对性的制约,主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差异性、遵从社会区分的逻辑,必须通过消费的方式获得构建起自身差异性的符号。需求不再源于对物品的喜好,而是主体间的竞争,这使得对于差异的记录永远不会终结,消费被打上了无限性的标签。“因为有意识的决定性仍然是满足,是积极的差异消费,而明显的符号总是既积极又消极——这使得它始终要参照其他符号,使得消费者始终不满足。”^{[9]42} 消费社会中,社会区分会形成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物的更新规律是“自上而下”的,欲望的展开也要遵循这一结构,在方向上欲望会向下渗透。物作为消费社会中符号秩序的载体,其更新也依据社会区分的逻辑,差异性本身要求以增长性作为支撑,所以这种物的更新逻辑是无终点的,主体对于物的特定价值的追求也就变成了对于无尽增长的追求。主体消费欲望的无限性指向的是物质增长的社会,这种对于增长本身的欲望使得丰盛社会不会到来,消费欲望也不会满足。

鲍德里亚虽然提到了消费社会中对于暴力的吸收与化约^{[9]177},但是他没有将暴力提升到结构性原因的高度,没有明确提出不可化约的暴力与疲劳正是消费社会得以存在的构成性例外,同时也是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成因。鲍德里亚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符号秩序的层面,忽略了超出符号秩序之外、无法用符号秩序解释的“暴力”。拉康的欲望图四可以为其做出一些补充。拉康认为,欲望无法满足根源于对象“*a*”,其是不能被符号化的语言所言说的,同时也是引发欲望的原因。与对象“*a*”占据相同结构性位置的是鲍德里亚提到的暴力。驱力的运动是围绕着“部分对象”作切割运动,“部分对象”发挥的功能“不是因为这些对象是某个总体对象——比如说躯体——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地代表了使它们得以产生的那个功能”^{[15]693}。对象“*a*”的原初失落源于符号秩序本身的不完备性,大他者本身匮乏。对此,可以用图2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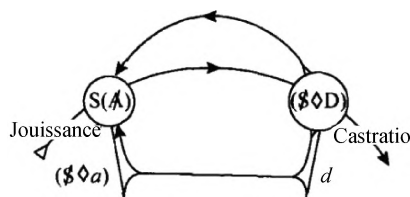


图2 拉康欲望图四

图2是拉康欲望图四的上半部分,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数学模型: $S(A)$ (图2左上方)和 $\$ \diamond D$ (图2右上方)。 $\$ \diamond D$ 是关于驱力的数学模型,指的是被划杠的主体($\$$)与要求(D)的关系式。要求是在象征界的语言上展开的,所以驱力只能在象征层面上运作,所指向的是部分对象,在象征层面上运作的驱动力只能将欲望引向部分对象,而欲望的对象是原初失落的客体,欲望在能指层面上的运作总会出现语言所难以言说的失落客体。失落客体的出现显示出大他者能指的缺失,大他者缺失的能指标记为 $S(A)$ 。在拉康看来,不存在“他者的他者”,即不存在元语言来保证意义的有效性,大他者能指的缺失说明主体的欲望不可能在他者那里得到完全的表达,主体的欲望注定是一个悲剧的欲望,主体必然与欲望客体失之交臂。消费作为消费社会欲望的表达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也有着不可克制的动力,对物的消费与需要的满足不能完全实现主体的欲望,也就是说欲望是一种超越符号秩序的“唯心”行为^{[9]227}。

暴力与疲劳占据了消费社会中客体“*a*”的位置,它既是消费社会符号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消费社会中欲望得以展开的原因,对对象“*a*”的不断符号化尝试是消费社会自身运行的动力,因为原初客体的失落和大他者的匮乏,也是消费社会自身的匮乏,这种匮乏是消费社会中符号化的失败,是其中的不稳定因素。正是这种匮乏、过剩、不稳定因素支撑着消费社会中的欲望可以不断展开,所以对于消费社会中的暴力应该从实在界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悖论性揭示了消费社会中欲望的不满足源自欲望本身,欲望满足的具有不可能性。作为实在界碎片的对象“*a*”结合鲍德里亚对暴力与疲劳的分析能更详细地阐述为何丰盛社会不会到来,为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辩证法做实在界的补充。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引入拉康的精神分析话语,从全新的角度剖析在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欲望在物的层面上展开,主体的欲望通过作为能指的物得到构建,主体欲望实现的方式是对物的消费。但是对消费的狂热与对物的崇拜只能是欲望辩证法展开的场所,而不能是欲望完成的场所,欲望的最终实现在符号秩序统治下的消费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这源于对象“*a*”的原初失落以及大他者的匮乏。本文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出发,以拉康的视角对鲍德里亚论述

过程中未能深入分析的部分做出理论补充,重点以拉康的欲望图去分析消费社会中的暴力,将鲍德里亚原有的集中于符号秩序层面的分析拓展到实在界的层面,从结构性的层面上分析欲望满足的不可能性与欲望的辩证法,有助于更加全面地阐述消费社会的欲望。

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走向了客体胜利、主体消失的道路,也与其思想过度关注符号秩序维度有关。本文用精神分析的话语在鲍德里亚的早期思想中发掘到了主体存在的可能性,“暴力”的维度使得主体并没有完全的主体化,消费社会中主体仍然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回应了鲍德里亚后期“主体消失、客体胜利”的僵局。但同时鲍德里亚还留下了一个问题有待回答:主体的自由在消费社会中应当如何实现?在鲍德里亚看来,似乎面对这一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回到一种“草根浪漫主义”,除此以外只有“暴死”这种选择。这里也体现出了鲍德里亚自身的局限性,面对消费社会中符号秩序所构筑的伪现实,他找不到构建主体的方法,无法回答关于主体位置的问题。也许拉康在精神分析中所提到的主体理论能为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回答,其中无意识的主体无疑是精神分析主体理论的核心,齐泽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回应当代主体理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 [2] 张蒙. 鲍德里亚消费思想视域下的当代消费现象剖析[J]. 西部学刊,2023(12):60-63.
- [3] 刘文嘉. “消失”的逻辑:晚期鲍德里亚理论的革命策略及其局限[J]. 南京社会科学,2023(6):31-39.
- [4] 陈晓雪.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思想的系统逻辑及局限[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44(5):25-29.
- [5] 舒练. “无物”的“恋物”:拉康“对象a”视角下消费主义的深层透视[J]. 世界哲学,2023(5):91-99.
- [6] 程波,谈昕. 析鲍德里亚《物体系》中关于“物”的意识形态言说[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2):131-137.
- [7] 崔健,李真真. 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的审思与批判[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6):108-117.
- [8] 欧阳谦. 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6):66-74.
- [9]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孔明安,石立元. 消费社会的双重异化及其批判:论鲍德里亚对《布拉格的大学生》双重解读[J]. 东岳论丛,2022,43(4):89-96.
- [11] 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
- [12] Lacan J, Miller J A. The Psychoses 1955—1956 [M]//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3. Grigg R, Tran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1993.
- [13] 闫方洁. 鲍德里亚论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法则及其意识形态布控[J]. 北方论丛,2012(4):137-140.
- [14] 齐泽克. 幻想的瘟疫[M]. 胡雨谭,叶肖,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
- [15]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陈丽琼)